



两个 小伙伴

黎声 · 著

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

两个小伙伴

黎 声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邮区

书名：两个小伙伴

作者：黎声

督印：韩瑞琼

打字排版：彭竹生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国际书号：978-981-05-7663-9

出版日期：2007年3月

定价：新币：\$18.00

《两个小伙伴》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小说集，作者生长在乡村，较熟悉乡村生活与山民，故主要以反映乡村村民的生活为主。若干小说发表时曾被《早报》小说版署上《乡土小说》的副题，颇合作者心意。较新鲜的是，这本小说集也反映了本地中医界的若干片断，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，也是作者要努力挖掘的创作方向之一。

目录

果园轶事·····	1
两个小伙伴·····	15
附录：陈雪风评论·····	30
古老的挂钟·····	36
三十年事从头说·····	47
阿黑与烟杆·····	64
黯夜里的火光·····	81
失落·····	101
山林的儿子·····	123
满天神佛·····	144
东坡夜雨·····	166
老同学与老邻居·····	193
猎果狸记·····	196
后记·····	208

果园轶事

一、闹鬼

陈汉老头侧耳一听：外面风声夹着雨声，榴梿树，红毛丹树的叶子被风刮得哗啦哗啦响。榴梿树较高，响声自是不同，而红毛丹树的叶子多而密，风势略大时，只感到枝摇叶晃，有如千军万马奔驰而过般，震慑人心。

陈汉老头再认真一听，卜！卜！一声两声，他在黑暗里会心地微笑了。扭开枕头下的手电筒照了一下桌子上的闹钟，十一点八个多字了。他赶忙爬起身，却惊醒了陈婆，或者这老婆子本来没有睡好也说不定，翻了个身，哑涩着嗓子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老头一面穿衣，一面答道：“快十二点了，睡吧！”

“外面下雨哩，还出去不要命啦？”老婆子嘟哝着说。

“你懂什么？听树叶子声大响，屋顶雨声却不大哩，这是风大雨小，榴梿大落的当口。你听！”

老婆子果然竖起耳朵听了一下：卜！卜卜！这亲切而又熟悉的榴梿落地声，自屋后断续传来。老头子笑了：“听到

了没有？中间那棵黄肉干包掉了两粒，左边那棵苦肉的掉了一粒。就刚才听到的，至少有十多粒，不出去拣行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打开了门。外面一片黑暗，一阵冷风刮了进来，陈婆连忙拉起被盖子，翻身面向墙头睡了。她才不理这么多呢！老头子昨夜不到八点就睡了，她到街上找李婶串门聊天，九点半以后才回来，拣头拾尾糊弄一阵，十点多才上床。她现在实在不想再睁开眼睛。

陈汉老头打着昏蒙的手电筒跨着有点蹒跚的脚步，沿着屋边的小路进入了屋后的果园，拖鞋踏在积水的泥路上，发出响亮的及及声，惊醒了宁静的大地，也使暗黑的果园有了生气。

一阵冷风夹着雨丝猛刮过来，陈汉老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！刚才出门时忘了披一件雨衣，头上只戴了一顶竹笠，怪道觉得冷了。果园里沉浸在一片黑网中，他的手电筒照在积满落叶的地上，浸润了雨水的腐叶发出了一阵阵霉味。头顶上的树叶被风刮得索索作响，雨丝溜下来，滴滴！嗒嗒！仿佛周围都是声音的世界。一阵冷意自心中升起。唔！老头不禁又打了一个寒噤。

拐过那三棵接枝的红毛丹树，就是榴梿树了。老头的手电筒照了一下湿漉漉的红毛丹树身，雨水沿着枝干不断滴下来，蠕动着，像小蛇一样。老头一面小心地沿着红毛丹树根边闪身而过，手电筒一面照向第一棵榴梿树下，一粒，两粒，三粒！老头在心里数着。接着又照向略远的第二棵树，一粒，两粒，三粒！哈！老头的心乐了。两棵榴梿树掉下了近十粒榴梿。还有第三棵哩，第三棵榴梿肉色白，味不苦，

不甘，肉也不厚，是三棵榴槾里质地较差的一棵，果实卖不起价钱。老汉兴趣本来不大，但还是打着手电筒照射过去，一粒，两粒。掉得似乎不太多。这时，天上有了隆隆的雷声，偶尔闪电掠空而过，霹雳声朝天边向远方扩散开去。雨似乎较前略大了，风声呼呼，老头寒气攻心，有点发抖了。突然，他的手电筒在一个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上停住了。果园周围的环境他是太熟悉了，他知道那儿并没有树。手电筒照了一下，那黑糊糊的东西竟动了一下，天上猛然一阵响雷滚动过来，老头的手电筒却突然掉到地上，而且翻滚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他感到手抖，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，脚步也拉不动了，身上感到冷得不是滋味。突然，一阵闪电透过叶缝照下来，那个黑糊糊的黑影似乎在原地旋转起来，老汉依稀看见了暗红色的长长的舌头。鬼！这想法只在脑际一闪而过，老汉却像树桩一样颓然倒了下去……

陈汉老头的果园闹鬼了！这消息哄动了宁静的山村，村里这里那里，三三两两的村民交头接耳，绘声绘影地交谈着，争论着。

陈汉老头呢？第二天被送进了医院，早已断了气。医生诊断说：病者本来就有心脏病，是被什么吓到，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。

二、一个衰老了，一个长大了

自果园闹鬼，震动了山村，喧嚷了一阵以后，山村又趋平静。仿佛一池死水，被丢下一块石头，溅起了一阵水

波，很快又恢复原状一样。

然而，陈汉老头死后，村里有两个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第一个当然是陈婆。老汉死后，陈婆显著地衰老了。她变得格外沉默，目光有时不免有点呆滞，发不出什么光彩。

一天，隔邻的冬嫂清早就听到锯木声，自果园传来。他十岁的儿子小满突然气喘吁吁地奔进屋来。

“妈，陈婆要锯掉榴槌树了！”小满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。

“啊！”冬嫂惊呆了。慌忙随同儿子奔向陈家果园。只见刘发叔同他的儿子在拉大锯，正锯着最外边那棵榴槌树。冬嫂松了一口气。她知道这棵树结的榴槌并不理想，肉白而薄，不甘不苦，早该锯掉重新种过一棵好的了。

“陈婆，”冬嫂拉着陈婆枯瘦的手，关切地说：“是要锯倒翻种吧？树上榴槌还未跌尽呢，锯掉多可惜！”

“三棵都要锯倒哩！”刘发叔闷声地说。他是陈汉老头的远房表侄辈，似乎有满腹牢骚。

“啊！”冬嫂又是大吃一惊！——什么？连那两棵肉质好的榴槌也要锯掉？陈婆莫不是急疯了？

消息很快传遍了山村，成了奇闻怪事一桩，村民无不议论纷纷，左邻右舍更是摇头叹气，怜悯带着同情，再三规劝陈婆要冷静，要想开点，何苦做出这样的傻事呢？

“老头子就是为这几棵榴槌送命的，这是不吉利的树，留它干什么？”当第一棵榴槌树被锯倒，刘发硬着头皮来问她是不是真的要锯第二棵时，陈婆阴沉着脸，说出了这样决

绝的话。说着，说着，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珍珠，大颗大颗掉了下来。左邻右舍不忍见陈婆那种悲痛欲绝的惨状，也不敢再规劝，纷纷叹着气借故走开了。只有冬嫂和李嫂陪着陈婆垂泪，劝她回屋去休息。

“不，”陈婆巍然站在果园边，“我要看着这两棵榴槿树倒下。”她固执地说。

眼看无法挽回了，刘发叔摇了一下头，只好同儿子又动手拉开了大锯。

“轰！”一声，第二棵榴槿树又倒下去了，像一颗手榴弹在人们的心里炸开了，邻居们都觉得惴惴不安。“轰！”第三棵榴槿树又倒下去了，邻居们仿佛失落了什么那样，心里又沉重又难过，有点怅然若失，不知所措。

陈婆呢？她始终咬着牙根，垂着泪，到第三棵榴槿树被放倒时，轰然一响，她整个身子摇幌了一下，最后是失声痛哭了起来。哭声凄厉而悲切，令人不忍卒听。榴槿树是她同老头子细心栽培扶育起来的，里头浇灌了她多少心血和汗水啊！十年树木，当第一回榴槿开花结果，她尝到鲜美的果实时，喜悦和兴奋的心情，真是笔墨难以形容。而今，她同老头子亲手植下的榴槿又得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锯倒，这是揪心撕肺的事啊，她能不悲痛？

陈婆足足病了三天，她似乎更显得衰老了。

第二个发生变化的是吉林。吉林是个孤儿，今年十五岁。伴着祖父一块过日子。他只读了五年级就辍学了，帮他祖父割胶度日。

“吉林泰山！”人们都这样喊他，尤其是孩子们。泰山是电影和连环图画里的人物，同老婆安妮，儿子小泰山和猩猩住在森林里，能攀藤过树，召唤大象、驱使野兽为他效劳，本领非凡，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。

吉林当然没有泰山那样的本领。但他捕鸟、抓田鸡、钓甲鱼、赶四脚蛇，却样样精通。他养着一条狗阿黑，常常于下午时分同冬嫂的儿子小满一道沿着小河向下游走去，阿黑在前头引路。四脚蛇在这个时候，喜欢躺在岸边晒太阳，阿黑远远嗅到四脚蛇的踪迹，狂吠着往前冲去，四脚蛇发现它的克星来了，要躲已来不及，只好仓促之间往树上爬，大树不易爬，它往往选择比较小棵的树朝上爬。四脚蛇上树，也像狗急跳墙一样，都不是最巧妙的逃生方式。笨拙的四脚蛇还在缓慢地朝树上爬着，吉林却即时赶到，用竹竿把它敲下来，等在树下的阿黑一口咬住，就成了猎物被吉林装在麻布袋里了。一个下午就这样沿河逡巡而下，收获往往十分满意。雨天钓脚鱼，也是吉林的拿手好戏。他用鸡肠作饵，沿河而下垂钓，总是满载而归。夜晚捕白面水鸡（一种鹤类）也是一绝，据说方法是从马来人那儿学来的，吉林却学来维妙维肖，百发百中。他用竹筒在白面水鸡常出没的沼泽地或河边，吹出了模拟声，恰似白面水鸟在叫，引得窝里的水禽一只两只飞出来，晕头转向地扑到吉林的网中去，成了囊中物。

吉林既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，自然成了他们的领袖。他也领导孩子们拾榴梿，偷采红毛丹、山竹、杨桃。哪一处胶园榴梿跌了，红毛丹熟了，山竹可采了，他都了如指掌，

总是不会空手而归。陈汉老头的果园自然也是他常光顾的地方。但陈汉老头脾气倔，人也吝啬，偷采他的红毛丹或拾他的榴槾可不行，被抓到总是虎起脸，祖宗十八代地大骂一顿，有时还扬言要送到警察局去。孩子们恨得牙痒痒的。

果园闹鬼，陈汉老头一死，吉林却似乎一下子成长起来了。

“吉林懂事多了！”村民们总是忍不住赞叹道。

这一天，吉林的好朋友小满从小河走过，正要过桥，吉林却赶着狗从对面走来，小满闪过一边，待吉林过得桥来，便拉着他的手说：“走，矮脚八的红毛榴槾熟了，这会儿他老婆刚从胶园回来，我们骑脚车去。”

吉林却挣脱了小满的手：“我不再偷采人家的东西了。”

小满怔怔地看着他的好朋友，仿佛不认识了。是的，吉林变得沉静，爱沉思，像大人一样了。这时正迈着沉着的脚步，赶着阿黑朝山顶走去。小满快快地沿着河畔朝前走，不知不觉间，小河蜿蜒而过，半山顶就是陈婆的果园了。小满蓦然一惊：“吉林说不偷东西，会不会去采陈婆的杨桃了？”这几天他看见那几棵杨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杨桃。陈婆也采过上街卖了几回。

于是，小满折回果园，朝陈婆屋里望了一眼。静悄悄地，陈婆可能是在午睡吧？自陈汉老头逝世后，几个月了，陈婆尽管外表看来衰老得多，但正常的起居生活，她还会自己打理。果园里杨桃熟了，菠萝熟了，番石榴熟了，她还能按时采下，拿到街上卖几个钱。门前靠小河边还种一点菜，

生菜和菜心不断，葱也栽了一点，多余时还札起来送到吉埃店去卖。日子过得也还轻松。她心地又好，一如往日，逢到果子成熟时，小满等左邻右舍的孩子走过，她总是笑吟吟地递过一粒杨桃或番石榴来：“拿去吃吧，早上刚采下来的。”

小满走到杨桃树下，张望了一阵，不见吉林的影子，迟疑了一下，一种不采两粒来吃就不过瘾的心理激动着他，使他毅然攀上树去。站在树杈上，他的手刚采了一粒色黄而鲜艳的杨桃，山上一阵狗吠，阿黑突然奔到树底来，汪汪吠了几声。接着，人影一闪，吉林已经站在树下，涨红着脸朝树上的小满大喝一声：“你给我下来！”

小满似乎被人使了定身法，怔在树上不知所措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吉林已一脚攀到树上，用手大力把小满一拉，小满一时未防，失去了重心，突然从树身上跌了下来。

狗汪汪吠着。小满自地上爬了起来，摸了摸跌痛了的屁股。杨桃树并不太高，小满只擦破了一点皮，但脸却挣得通红，咬牙切齿地抓着拳头，向正从树上下来的吉林愤怒地盯着。

“跌痛了吧，真对不起，我用力过度了。”吉林却走过来要拉小满的手瞧瞧伤在哪儿，小满用力把手一甩，恨恨地说：“用不着你假好心！”

“小满！同谁吵架了？”是陈婆苍老的声音。接着，陈婆迈着迟缓的步骤，走近前来了。

小满不好意思了。怎么向陈婆讲呢？只好狠狠瞪了吉林一眼，说：“没事，陈婆。”就回家去了。

吉林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。陈婆仔细打量了一下吉林，慈祥地笑了：“人家都说你变懂事了，果然不错。怎么这许久不来我家玩了啊？”

“阿婆！”吉林突然激动地一把抓着陈婆的手，颤声说：“我帮你采果子，挑水种菜都行，您只管吩咐！”

“哎！吉林真像大人了。好，要采果子时阿婆叫你。你现在想吃果子只管采。”

“不！”吉林却说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说着，赶着狗走下山坡去了。

陈婆却愣在那儿。

以后，吉林果然帮着陈婆挑水、采果子、洗菜、种菜，还把菜札了用脚车载到街上去卖。

“吉林长大了，多懂事！”村民们都说。

三、红毛丹熟了

六月，红毛丹熟了，榴梿也掉了。

陈家果园有五株红毛丹树，树上结满红艳艳的果子。还有两棵颜色淡黄，果实却硕大无比，肉厚汁少，但清甜诱人，另有一番风味。

陈婆病恹恹地坐在门槛上，有点呆滞地望着斜坡上的果园出神。

“阿婆，”吉林小心翼翼地站在门边：“红毛丹熟了，这一季附近红毛丹出不多，价钱不错，是不是要开采了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阿婆烦厌地盯了吉林一眼，使吉林不安地

缩了回去。

下午，小满放学后，绕着陈家果园悄悄踱到斜坡上去。斜坡下就是果园，那儿还剩下被锯倒的榴梿树主干，锯口已经开始要霉烂了，绝望地遥望着天空。小满最近不敢走近陈婆的屋子，也不敢看见陈婆那种苦凄凄的瘦脸，和失神的眼睛了。自红毛丹由青转红，开始成熟时，陈婆的脾气就变得暴躁异常，她不再采摘成熟了的果子，也不准孩子们走进果园。于是，番石榴熟烂掉下来了，杨桃烂了，红毛丹在树上熟透了，色泽转黑，腐烂了，果园里满地是烂了的果实。

陈婆显得有气无力，每天病恹恹地坐在门槛上出神，累了就回房躺下。但只要果园里有一点响动，她就会自床上一跃而起，步履蹒跚地迈出门，老眼昏花地朝果园望去，又侧着耳朵仔细听。当她确定是枯枝掉下来了，或者是鸚鵡在啄红毛丹，将果实掉在地上时，她才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快快地踱回屋里去。

小满记起妈早上的叮嘱：“不准进陈婆的果园，陈婆不高兴哩！”接着，又对爸唠叨：“眼看陈婆过不了中秋了，真作孽呀！”

现在，小满在距离果园两丈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。这里是胶园边缘了，斜坡顶是一个小丘，小满站在那儿，朝下一眼望去，新村的景致尽收眼底：一间两间沙厘屋顶，中间夹着一两棵椰树或者果树，都袒露在午后的阳光下。小满数得出每一家屋子的主人是谁。

突然，他听到了一阵嚤嚤啜泣的声音。他起初以为是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不以为意。但隔了一阵，哭泣声又清晰地

传入他的耳膜，使他吓了一跳——莫非有鬼？当他一想到陈汉老伯曾在这果园里遇鬼的故事来，不禁毛骨悚然，脚都冷了，再也无力移动。但他又记起了妈妈的话：鬼只能在晚上活动，光天化日之下绝对不会有鬼。于是，他的胆又壮大起来。是谁躲在这儿哭呢？他又侧耳细听了一会：轻轻的哭泣声分明来自小丘底下的草丛中。

孩子总是好奇的。小满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轻步走下小丘，沿右边显然有人踏开了的草丛小径向小丘背面的斜坡走去，一步一步的，草丛小路竟斜向一个泥洞深入。泥洞不大，从前可能是一棵大树的根茎，年长月久以后腐蚀掉了，陷下去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凹洞，这里背向果园，洞口为草丛遮住，人躲在里面真是神不知鬼不觉，隐秘极了。这时，透过午后的阳光，小满看见一个人影蹲在洞里，背对自己，肩膀还在一抽一缩。那人仿佛也听到了草丛的脚步声，猛然回过头来，双方一刹时都愣住了。

啊，是吉林！吉林泪痕满面，脸上又沾了泥屑，眼睛红红，好像挺伤心的样子。怎么了，泰山也兴哭？自古说：“英雄有泪不轻弹”嘛！

“你哭什么啊？”小满不解地问道。这时，吉林已站了起来，小满发现里面还有一堆榴槌壳，但早已腐烂变黑了，决不会是最近吃的。

吉林一面用手拭干净脸上的泪和泥，一面哑着嗓子说：“谁哭了？——鬼哭啦！”说完，一闪身，跳上小丘，沿山坡走下去了……

树上的红毛丹更熟了。鸟群天天光临，有鸚鵡、白头翁，偶尔也有黑雀。熟透了的红毛丹被啄得掉了满地。

吉林自门口朝红毛丹树上再三望着，心里十分焦虑。再不采，眼看满树的红毛丹都要被糟蹋了。而陈婆仍天天守在门口，不让人跨进果园，怎么办呢？

吉林着急，小满，他妈妈冬嫂也都十分焦急。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替陈婆着想，不能白糟蹋了满园的红毛丹啊！

这一晚，月色朦胧中，有四条人影闪进了陈家果园。这几个人影在红毛丹树下停下，屏着声息谛听了一会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在稀薄的月光下有一个较高的人影点了一下头，于是就动作了起来，一支强光电棒射向树上，照着一串串成熟了的红毛丹，套着大剪刀的竹竿于是伸上去，从枝桠处剪了下来，一串，两串，卜卜连声往下掉。守在树下的影子用手电筒照着掉下来的红毛丹，一串串地拣拾着，装在篮子里。动作娴熟，而且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这些人是在采陈婆的红毛丹哩！

夜晚好沉静呵！周围虫声唧唧，小河畔有凄凉的蛙声，呱呱！呱呱！风刮过树梢，树叶悉悉作响。一家两家的灯熄了。山村的人本来就早睡，现在已近九点半，大部分村民都已进入梦乡。陈婆的屋子也静悄悄的，憩无声息。这老婆子白天坐在门槛上，两眼始终警惕地盯着果园，防人侵犯她的园地。现在大概早已累得不行了吧？

剪刀在幼枝上剪开，咔嚓一声！接着就是一大串红毛丹掉在地上的声音：卜！先后有序，似乎有点单调，但在沉寂